

苏枕书◎著

lanstlan

青春的岁月是斑驳的阳光，是青绿的枝叶，
是你我一同编织的最耀眼最无悔的纯梦。

菊
IAA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苏枕书◎著

fashion

闲 EAA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图并卷编自(CIP)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阑珊 / 苏枕书著. 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08. 10

ISBN 978-7-5057-2470-9

I. 阑… II. 苏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7245 号

书名 阑珊
著者 苏枕书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7 印张 162000 字
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57-2470-9
定价 22.00 元
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
邮编 100028 电话 (010) 64668676

又是春天。花开繁盛，云朵絮软。佰草只是觉得很懒，空气里熟腻的花粉气息扑面而来。趁好天色将衣物晾晒。柜子角落有只铜皮包角的雕花木匣子。心突然莫名紧张，打开看……

银镯子，景泰蓝胭脂盒，刺绣丝巾什么的……都是做姑娘时心爱的东西。没想到嫁过来时也把这些封存记忆带来了。匣子里，还有一只信封。上面写了三个字——陈佰草。一丝眩晕，她缓缓打开信封，把那一叠封锁了旧时光的照片捧在手里。

是她，初染。那一年初染十九岁，在千里外的地方拍下照片给佰草寄来，告诉佰草自己一切都好。照片上的初染精心打扮过，换了好几身华丽丰美的衣裳，亦换了好多次背景。额发斜披，几乎遮住她明澈的大眼睛。

那时，佰草一直挂念她，要她拍些照片来。她拿着新来的一笔稿费去那座城最好的影楼。摄影师要她认真摆造型。她发现那霓裳那盛景都是虚空枉然，于是佰草直到今日仍能看到她的漠然与无措。佰草记得当初收信的欣喜，

Lian Sheng

零
·
楔子





照片后是一小页纸，她的字，佰草，我很好，芭蕉的春天很温暖。槿安和青绵的桃花该是开了吧。勿念。

芭蕉，那个遥远的城市，初染读大学的地方。

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,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.

目录
Contents

零·楔子·001

壹·涟漪·001

贰·寥落·033

叁·藤蔓·057

肆·氤氲·074

伍·颓靡·088

陆·辛夷·110

柒·缱绻·131

捌·裂帛·151

玖·栀子·175

拾·阑珊·198



Lianjiang

{壹}

· 涟漪 ·

青绵是一个美丽安宁的小镇。佰草一出生，祖父放下捣药钵，
沉吟片刻，在纸上端端正正写下——陈佰草。

陈佰草，一个美丽安宁的小镇。佰草一出生，祖父放下捣药钵，
沉吟片刻，在纸上端端正正写下——陈佰草。



青绵是一个美丽安宁的小镇。佰草一出生，祖父放下捣药钵，沉吟片刻，在纸上端端正正写下——陈佰草。

佰草，一个芬芳清凉的名字。佰草小时候很安静，吃完就睡，醒后就睁开乌黑明澈的眼睛看祖父种满花草的庭院，是个很乖的小囡。祖父母爱极她，就要她父母安心在外创业，把她留在青绵老家。

初春，祖父指那白玉兰说，佰草，这是辛夷。花未开放时采收，除去枝梗，阴干。散风寒，通鼻窍。诗说，况有辛夷花，色与芙蓉乱。

仲春，祖父采来阶前一束细碎浅紫的花朵说，佰草，这是芫花。春季花未开放时采收，除去杂质，干燥。性寒，味苦，辛。

盛夏，祖父在晴天采收那丝丝缕缕的花朵说，佰草，这是合欢。性平，味甘，解郁安神。用于心神不安、忧郁失眠。

……就这样，佰草在花草清香里度过流转四季。奶奶端出新蒸的绵甜糕点，冲爷爷嗅，就知道说你那些草药，我家佰草人这么小记这么

多东西不累吗？佰草，来，到奶奶这里来。

佰草上幼儿园了。妈妈从城里回来，带回一只很好看的粉色书包，还有各种文具和好看的蕾丝堆纱裙子。佰草非常开心，但表面上却很淡然。当着妈妈的面一副平淡宁静的乖巧模样，似乎对妈妈长久在外表示不满与疏离。妈妈看佰草长得白白净净健健康康也就不担心了，只是不喜欢奶奶给佰草梳的双鬟发髻，觉得太像个丫鬟。于是让佰草坐在庭院的栀子树下，打散她的头发，给她梳高高的马尾辫子，绑彩色发绳。然后满意端详女儿，这才像城里小女孩嘛。而佰草倒不情愿，觉得妈妈梳头一点也不温柔，把头皮拉得很疼。还是奶奶梳的温柔。而且电视里的上官婉儿也梳双鬟发髻。所以等妈妈回城，佰草又缠住奶奶梳头。

佰草喜欢那个粉红书包。一个人在房里，把书本文具等等零碎东西统统装进去，一个人背起书包照镜子，陶醉极了。

佰草平时和奶奶睡，她喜欢奶奶温软有太阳味道的香气。奶奶和爷爷分床睡好多年了，这让她非常不解。为什么爸爸妈妈喜欢睡在一起？夏天的晚上，祖孙三人在庭院里歇凉。月凉如水，星光流转。可爱的萤火虫飞来飞去，闪烁迷离。经夜露润湿的草药氤氲出宛如诗词一样美丽的氣息。很多很多小虫子在墙根角落碎碎呢喃。爷爷坐竹藤椅，她倚着奶奶坐清凉的竹榻，猫咪小团伏在她的脚边。奶奶在她身上涂六神花露水，又扑双妹痱子粉。佰草喜欢那种混合得温馨又俗气的香气。奶奶问，佰草长大了到城里的家会不会记得奶奶？

佰草非常用力地点头，记得，一定记得。

奶奶呵呵笑，那佰草记不记得要给奶奶带桃酥吃？

佰草更用力点头，记得，奶奶喜欢吃桃酥，也喜欢吃沙其玛和橘子



糕。

奶奶满足极了，把佰草揽入怀里。佰草就在奶奶柔软的怀抱里坠入梦乡。

佰草上小学了。她只上了大半年幼儿园小班，却和大班的孩子玩得很好。大班孩子入学考试，纷纷对她笑：佰草，我们可要上一年级啦，你还要上中班和大班呢！佰草一听惆怅极了，扁扁嘴背上粉红小书包也去考试。聪慧如佰草，考了满分。校长很是惊奇，把佰草妈妈叫来。佰草躲在妈妈身后，腼腆害羞。校长说，真是聪明的孩子，考了满分。妈妈高兴得很，吻吻佰草的额头。校长说要破格录取佰草，笑问佰草愿不愿意。佰草直往妈妈身后藏，一脸妮子态。许久方细声细气地说，妈妈愿意我也愿意。众人都赞，好乖巧的女小孩！

佰草背着心爱的粉红书包上学去。奶奶一直送她到小镇石桥边，小学校就在桥那边。奶奶就叮咛嘱咐，说放学时在校门口接她。佰草觉得自己上小学了，是大孩子了，被奶奶接有点不好意思。但又不好跟奶奶讲，于是红了脸。

而第一天上小学，佰草就哭了。她是班上最小的孩子，被安排在教室最前排。下课时有男孩子笑嘻嘻问，陈佰草，你不是该上中班吗？怎么跑到一年级教室了？女孩子们玩跳橡皮筋，不愿意带她来，嫌她太小。她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花坛边，看那些月季花开得没心没肺，突然委屈地掉下眼泪来。但她马上清醒，如果给别人看见自己哭，他们一定会更取笑她。于是悄悄擦干泪回教室背课文。她自己早就自学了拼音字母表和乘法口诀表，也认识了不少字，那时候的佰草已经知道要做个好学生，提前预习，背课文了。

还是冯喜艾对佰草好。喜艾家在镇上开裁缝店，喜艾细眉细眼一

副大姐姐的样子。喜艾没来由地心疼佰草。要有男生欺负佰草，她第一个对男生翻白眼，讨厌死了，再这样子敲脱你们的牙齿！喜艾个子高，是跳皮筋的高手，各种花样都得心应手，和她分到一组是其他女孩子都渴望的。但喜艾只愿意和佰草一起跳。女孩生来就心眼小。才一年级就晓得分彼此分派别。要是有人被主流的女生孤立出去，她会非常痛苦，没有人跟她讲话，大家都可以捉弄她嘲笑她，男生也会看不起她，走在路上都有人在背后指点。幸有喜艾，佰草也渐渐融入这群女孩子的圈子。

不过喜艾成绩不好，拼音表背了好久还磕磕碰碰。口算做得更是慢。所以她常常问佰草要作业抄。佰草当然会借，但有时也会忧心，小声地说，喜艾，你考试怎么办？喜艾笑，我这样的人天生就不是读书的，和你不一样。佰草，你家在城里，你以后要考大学做先生的。佰草突然惆怅起来，轻轻拉着喜艾的衣袖，喜艾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不理我？喜艾用力刮佰草鼻子，痴丫头，再这么说！

喜艾懂得许多除学习之外的事。开始几天，奶奶天天来接佰草。后来佰草说要和喜艾一起回家。本来学校离家就不远，而且奶奶挺喜欢喜艾，就很放心地把佰草交给她。

和喜艾一起回家比和奶奶一起回家有意思多了。喜艾到学校门外的小店里买各种吃的给佰草。酸梅粉，装在小包里，一撕开一股粉扑扑的清凉气息就涌过来，浅紫褐的粉末非常诱人。冬天干吃，夏天泡在茶里喝。玫瑰丝，一种红红绿绿类似萝卜丝的小食物，也装在很小的袋子里，有点酸有点甜，它美好的名字曾经给童年的佰草多少幻想，以为那就是由玫瑰花制成，于是把它含在嘴里久久不愿咽下，以捕捉那遥远隐约的玫瑰花香。棉花糖，那么大一团，比云朵还洁白还柔软，仿佛一



阵风就能吹走。轻轻舔去，似乎有点稀薄甜味，融化时也只是一小滩淡黄黏稠的糖稀。而它就像一个梦，一个魔术，一个秘密，一直是童年的佰草钟爱之物。糯米小珍珠，一种小汤圆，盛在很小的碗里，汤很甜，也有酒酿的芬芳。糯糯的小圆子韧结结饱满圆润。四毛钱就能买一碗，比熊猫雪糕还便宜。而且喜艾总是笑眯眯对卖糯米小珍珠的奶奶撒娇，要她多盛一点。……那些美好的小零食。

后来佰草到了槿安城，时常怀念青绵镇上的小食物。偶尔想起，惆怅又流淌满地。

喜艾会绣花，这是跟她妈妈学的。喜艾妈妈，镇上手艺最出色的女裁缝，她总是强调，女孩子家要学学绣花针线才好。不管世道怎么变，女孩子总是要心细才好。冯家姆妈的手脚麻利，喜欢穿干净的素色罩衫，别一枚银闪闪的绣花针。针屁股上还拖着缤纷的丝线。喜艾的校服角落绣了很小一朵紫菀花。这让大家艳羡不已。那可是喜艾自己绣的。喜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就从书包里取出针线，坐在青藤荡漾的桥边在佰草校服角落绣一朵很小的栀子花。喜艾真心对佰草好，她只给佰草一个人绣。但佰草想学绣花她却不让。她说佰草，你将来是要念大学做先生的，怎么能学绣花呢？你的手只能拿笔拿书，可不能拿绣花针。

喜艾会讲许多故事。鬼神精怪，什么故事到她嘴里都能讲得绘声绘色。她相信有神，她说树有树神、花有花神、水有水神，各司其职本分做事。树神是长胡子老爷爷，花神是美丽婀娜的仙子，水神是长相怪异的白袍男人……听得佰草一愣一愣的。

喜艾会唱戏。《楼台会》《十八相送》《碧玉簪》……一板一眼唱得很味道，在佰草看来一点也不比青绵镇戏台上的演员差。青绵的古老

戏台时常会有城里来的剧团。夏天黄昏，喜艾早早得了消息，万分欢喜跑到陈家拉起正在吃晚饭的佰草往戏台奔跑。她敏捷如鱼，在人群里钻来钻去。有人骂，死妹头！她立马回嘴，抢小妹头的位置，勿要面孔！喜艾一张利嘴早是出了名，佰草有点不好意思，觉得不雅，但面子上又不好表现。而喜艾早把一袋盐水花生撕开给她，她也欢欢喜喜了。占好位子，喜艾拉她去后台玩。后台是大批急急上装的丫头仙女，这个披戏衣那个甩水袖，还有大群女孩子唧唧喳喳描眉点唇。唱主角的，如杨贵妃，祝英台，林黛玉，她们就不需要赶急赶忙地化妆，自有人帮她们，就像被丫头伺候的小姐。喜艾总是看不够，哎呀，佰草，你看那戏衣上的刺绣，爱死人了；哎呀，佰草，你看那小姐的簪子，水光闪闪的；哎呀，佰草……佰草没有那么大兴趣，看了一会儿就自己走开出去透气。第一场戏就要开始，戏台下很挤。河面水汽浅浅浮漾，消尽暑气。卖水煮花生嫩菱角的有在群里来回穿梭。

天色渐沉，月色很好。檀板响过，主角已亮相。佰草突然找不到喜艾，四下张望，看见一个瘦瘦的小姑娘在人群里挣踊蹦跳。小姑娘与佰草年纪相仿，眼睛特别大，眼神是佰草从未见过的令人心动的野。佰草一时怔住，小姑娘就笑，露出洁白牙齿。佰草不由问，你是谁？好像没见过你。

她笑了，我叫林初染。

那是佰草一生不忘的清澈笑容。

那一年，她们都是十来岁的样子。

喜艾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找到河埠头的佰草，佰草正与初染手拉手看水里的涟漪。喜艾心里着急，亦有委屈。声音有点大，佰草，你怎么跑

到这里来了？

佰草脸红了。喜艾觉得初染眼生，就一把拉过佰草，冷脸问初染是哪家的。初染却一副不屑的模样，哼一声就走了。而刚走出几步，就见她笑嘻嘻采摘路旁的沾了露水的野草莓，渐渐走远。

一路上喜艾都不说话，她跟佰草闹起小别扭。佰草很小心地说，喜艾，我以后不这样了。

你没怎么样呀。喜艾口气还有点冲。

佰草自顾自说，她叫林初染，比我小半个月。是槿安来的，在姑妈家过暑假。哦，她姑妈就是严琥珀的妈妈。

喜艾转头看佰草，突然心软。小人儿有些哀楚，佰草，你会不会有一天不理我了呢？你长大了要回槿安的。那时候你还记得回青绵看我吗？

佰草认真地说，我当然会回来，我爷爷奶奶还在青绵呢。

喜艾几乎感动得眼泪要出来了。她握住佰草柔软的小手，仿佛是为刚才的态度道歉。佰草自然不会上心。两个小姑娘又亲密无间了。

严琥珀家离佰草家不远，拐两条巷子就到了。清晨，奶奶要去买豆腐，佰草突然想到豆腐坊离严家很近，就一骨碌爬起床，说想和奶奶一起去。于是梳洗完毕的佰草换上嫩鹅黄底色粉蓝碎花泡泡纱裙子，和奶奶一起出门了。夏季晨起的青绵水汽潮润，人仿佛是在水里温柔呼吸的鱼。玉兰花开着，大朵大朵的，偶尔坠落，扑答——她心情好极了，一路拣那肥厚丰腴的花瓣玩。

柳家豆腐坊到了，人家都戏称柳嬢嬢为豆腐西施，柳嬢嬢倒也乐得接受。柳家豆腐是青绵最好的。见佰草来了，嬢嬢一脸笑容开了花，

赶忙盛一小碗嫩豆腐脑给她。佰草很爱吃，但并不接，只是轻轻低头，默默等待奶奶发话。奶奶笑了，快谢谢嬢嬢。嬢嬢笑，佰草这囡囡越来越好看了，跟花骨朵似的水嫩。

佰草轻轻凑到奶奶耳边，说是一会儿就回来。奶奶笑，就知道你这么早出来耍花样，记得回家的路就是了。

柳嬢嬢把两块雪白的豆腐盛到奶奶的篮子里，陈婶婶，你这孙女儿真真爱煞人！

严琥珀家有很大一片花地。隔得很远就闻见馥郁的袭人花香。佰草见严琥珀的妈妈正收拾盆花去集市上卖，就甜甜地打招呼。严家妈妈要琥珀来招呼小客人，自己赶着去卖花。

佰草和琥珀平时来往并不甚密。琥珀人很沉默，个子高高的，成绩也不大好，又坐在教室角落，自然被人遗忘。佰草记得喜艾还跟她一起笑过琥珀眼角的胎记。这让此刻的佰草想来有些不好意思。佰草的到来使琥珀手足无措，几乎是受宠若惊的意思了。她看去比佰草大许多，完全是大姐姐的模样。她小心翼翼来拉佰草的手，这么早啊，吃饭了吗？我家有新腌的茄子和新的甜瓜酱，老好吃的呀。还有粥，粘笃笃的。哦，还有香瓜，又糯又甜。我这就摘去，你多带几个回去给爷爷奶奶吃……佰草又注意到琥珀那胎记，忍不住想笑。她的微笑让琥珀更加开心，立马到后院田里摘瓜去了。佰草一个人站在院子里，日头渐高，茂盛青草摩挲她的小腿……她转身，看到西面墙头盛开的凌霄。昨天见到的女孩初染，正坐在墙头采花。她身手敏捷，把采得的凌霄一朵朵插满辫梢，乌黑柔长的头发浓密如藻，衬得橘红花朵妖娆妩媚。她也抛给佰草几朵，佰草笑着也把花簪于发间，一面说，你快些下来，小



心跌了。

她眉眼伶俐，嘘——别让我姐姐晓得。于是扶墙轻轻一跃，平安落地。佰草松了口气，两个小女孩手拉手，仿佛是旧相识。她望定佰草，呵，没想到你真的找到我啦。

佰草微笑，我也不晓得怎么就找到你了。

手抱数只娇小香瓜的琥珀汗淋淋跑到前院，呀，你们两个认得？佰草与初染都含笑不语。三个女孩就坐到枇杷树下吃香瓜。吃完了，佰草看见盛香瓜的白瓷盘子上描了一朵可爱的青花。初染笑嘻嘻跟琥珀说，我要和她出去玩，走啦！

她们在青绵镇街上奔跑，裙摆绽放，发辫散开，凌霄花朵飞扬远去。佰草心里填满难以言说的快乐。她觉得初染与自己很像，就像双生的花朵。她喜欢初染明澈漆黑的眼睛，那让她感到温暖熟悉的眼睛。小女孩的心思真的讲不清。跑累了，她们站在梔子树下，初染很认真地说，佰草，我觉得你真好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

佰草说，我也觉得你很好。我也真的很喜欢你。

她们相视而笑。

晨起的小镇集市开始了热闹喧嚣。热豆浆与芝麻烧饼混合的香气让人感觉饱满陶醉。浩浩荡荡的鸟群从小镇平仄起伏的屋脊相约起飞，掠过金色晨光，掠过绚烂云彩，向更远的地方飞去。河道里的机器船突突冒着白蒸气穿过桥洞停在埠头，人们上上下下往来来往。河水荡漾着小镇温柔的倒影，买菜的主妇在小摊间流连来回。猫啊狗的也在人群间穿梭来回，很欢乐的样子，有的丝毫不管主人的召唤。于是主人笑着跟别人抱怨，这死东西，好生喂养还不听话！

佰草带初染回家去。初染落落大方，让爷爷奶奶很喜欢。奶奶切了西瓜，拿两把小匙给她们挖着吃。奶奶问初染多大。初染回答。奶奶笑，呀，比我家佰草还小，多乖灵啊。今朝在我家吃饭，我再买些菜来招呼你，回头再跟你姑妈说！

整个暑假，佰草与初染形影不离。喜艾自然被疏远。佰草有些抱歉，但又不好说，也就罢了。喜艾见佰草与初染的亲密模样，心里惆怅极了，想，还说永远不会忘记我，这会儿已经不理我了。她越想越委屈，索性埋头不出门，也不像从前那样有事没事就找佰草唧唧喳喳说话。有一次在街上卖雪糕的店里碰面，又见佰草与初染在一起有说有笑，喜艾简直要哭了，雪糕也不买，转身就走。而佰草似乎并不在意。喜艾更加伤心，发狠想，等一开学就好了，那小丫头就要回城去，看到时候佰草怎么办。而转念想，佰草也是城里小囡，说不准哪天她爸爸妈妈就接她走了。喜艾想得心酸凉酸凉，仿佛被浸了酸梅汤。佰草心想，我又不是你喜艾一个人的朋友，我和初染好，你要是我的姐妹也应该和初染好。是你自己太小心眼，怪不得我。八月时奶奶买了花布要去冯家裁缝店给佰草做新裙子。布很多，奶奶想索性也给初染做一身好了。这样两个丫头更像一双姐妹，真叫人欢喜。布是月色底玫色碎花的薄棉布，小姑娘穿了最好看。

那么，就要去冯家，一定会碰见喜艾。佰草踌躇间，已和初染跟奶奶来到裁缝店。冯家姆妈依旧一身素色罩衫，胸前是拖着丝线的绣花针。她在咔嗒咔嗒的缝纫机声音里来回赞叹说，这两个囡囡真讨人喜欢，乖得交关。哪里像我家喜艾，疯得交关。话说间，就见喜艾跟着拖鞋从阁楼上走下来。其实喜艾生得很好看，小时候细细的眉眼已在不知不觉间渐渐长开，肉肉的脸颊也悄悄瘦下去，刘海斜梳，个子又长了不